

 散文獎、小品文獎初審會議側記

記錄◎魏好靜

評審鄭栗兒認為，相較去年來說，今年愛情、旅遊題材的作品都有減少趨勢，但參賽篇章在類型與水準上差異性並不大，可以感受到全體國民文字水準有所上升，但令人眼睛為之一亮的作品極少，創作者的敘事技巧與創意性皆有待加強。孫梓評表示，歷來擔任散文獎初審，本屆最無驚喜。雖偶有令人感動的題材，卻欠缺足夠支撐起題材的技術。另有體例求新者，內容則流於貧乏或耽溺，感覺有些可惜。

吳鈞堯指出，就該組選出的十篇散文來說，有三篇皆與「說話」有關，但題材大相逕庭，有親情、生物演化、聾啞人士的戀愛，其實散文本身也是創作者說話的媒介，只是腔調不同。劉梓潔認為，今年的參賽作品素質較為低落，同質性太高、親情題材比例仍占多數，除非能展現一些新意，否則難以入選。另一方面，有些作品看得出寫作者本身很努力想要嘗試，但因較少創作，文字技巧仍不嫻熟；也有人文字營造得十分華麗，但自己無法駕馭得當。整體而言，完成度高的作品很少，多數都有瑕疵。

王盛弘提到，他擔任過四屆評審，此次素質較差，每一篇都有問題。表現上主要可以區分為悲傷（死亡、生命的荒涼感）、以諧趣反諷人生兩類，也出現很多「短段落」寫法，不知會否成為新世代創作風潮。描述夢境的題材亦很多，但「夢境」本身並不好寫，很容易因為寫得太簡單而無法與生活

扣合，最後流於形式化。鍾文音則表示，此次評選沒有什麼太驚豔的作品，多數都顯得平實，依舊缺乏親情或戀物題材的作品。有些斧鑿痕跡很深，看得出是參賽型作品，但評審時其實並不樂見這樣的創作出現。

周昭翊表示，審閱時看到許多新的題材，包括環境災變、生存競爭、政治／族群、神鬼禁忌等，對比以往算是較為特殊的，只是相對於題材來說，文字能力傑出的作品並不多。李明聰則說，親情、愛情、自我成長等題材仍屬大宗，在這些普遍性題材裡要能脫穎而出，並非講求特別誇張、哀傷等表現形式，而是要似油畫一般，將情感層層堆疊上去，讓評審看見完成後的作品能有所觸動。

至於小品文獎的部分，評審王盛弘提到，此次出現很多「裝可愛」的作品，可能是寫作者年齡層較低所致。他認為有些人想說的東西過多，無法展現於短篇篇幅裡，其實小品文應該注重細節但內容深入。鍾文音表示，相較於散文來說，小品文參賽作品比較豐富多元，有許多伯仲之間的作品很難篩選。評選時，會特別注意也許文字技巧不是那麼厲害，但形式或題材特殊的文章。

鄭栗兒就選出的篇章表示，其中一篇〈一天〉看似瑣碎實而簡雅有力，行文流暢，結尾還打出一記回馬槍，教人印象深刻。不過多數並無出人意表的作品。孫梓評認為，此屆小品文獎參賽作品讀來仍覺百花齊放：親情繫絆、婚姻哲學、社會關照……就像一次全民寫作的集合。然而，有些參賽者流於刻意、設計感過強，有些則迫不及待說出結論，都使作品露出破綻。小品文應該像不期而遇的緣分，有自然的驚喜，亦即來自命運的驚喜，能巧妙地溶解在字行之間。



周昭翊指出，很高興看到這次有像「球賽」的題材出現，因為那種瞬間的感受，很適合表現於小品文中。李明璫提到，「犀利」是一篇好的小品文所應具備的特色，這裡指的並非強烈情緒或嘲諷，而是能夠直接point人心。好的小品文就像是色塊強烈的抽象畫或素描，能讓人很快進入文章裡，還能陷於作者營造的情境中，感受其深度。

吳鈞堯認為，散文比較容易評論出其文字好壞，但小品文因字數受限，素人或寫手呈現出的差異較小，可以說小品文成功達到全民寫作的目的。但有很多人將小品文寫成了小小說，忽略其重要的是故事性，而非戲劇性。劉梓潔表示，由於題材翻新度不高，所以另闢蹊徑的篇章就會特別「跳」出來，比如其中一篇以蒙太奇手法比喻過動兒的記憶片段，就教她印象深刻。其他有些描述物件的篇章，顯得過於誇張，作者應將物件與生活情境相扣合，而非僅有想像力的無盡蔓延。

散文獎、小品文獎複審會議側記

記錄◎魏好靜

評審唐捐認為，散文這種文類於現在這個年代並不好寫，一方面需要鞏固我們對文類的認知，一方面又需突破以求創新。可喜的是，此屆無論是試驗或鞏固皆頗有試探，文字上亦有所保持，是一次水準穩定的演出。

鍾怡雯表示，參賽水準尚算穩定，但不若上一屆的作品較能帶來閱讀上的滿足感。不過此次參賽作品顯現出多樣性，除了以往大宗的親情題材有下降趨勢，性別議題的文章也逐漸增多、浮現，創作深度亦不遜於其他主題，可說是傳統與前衛作品並陳。不過評選時也發現有一篇作品內容明顯受到上屆得獎作品影響，由此可知得獎作品的示範作用，也不免憂心會造成後一屆的一窩蜂現象。

宇文正提到，參賽作品頗能反映現代寫作氛圍，例如有篇以從網路衍生的「刪除線」寫法創作，便反映了書寫工具的改變；而同志議題的創作也跳脫過往的自憐，開發出新元素，使評審閱讀時獲得愉悅感，不啻為一扇窺視台灣現狀的小小窗口。

關於小品文獎，評審宇文正表示，評選時不免把它與散文兩類拿來對照，散文是以四千字左右篇幅描摹一個清楚的議題，但很多創作者卻選擇在字數最少的文類（小品文）裡，用一個象徵隱喻、描寫最大的「人生」議題，這種現象無關優劣，但顯得極為有趣。

鍾怡雯指出，希望創作者勿再將小品文小說化、寫成極短篇。小品文最早是基於對文字的要求，

從「雜文」衍生出來，與長篇散文不同，題材應更小且更集中。創作者在寫作小品文時，若是採取「從散文中截取段落」的方式，文字便會缺乏特色。

唐捐則提到，他對傳統文體的小品文仍有所嚮往，於此他希望能做點「苛求」。「千字文」在讓人讀完時應具備餘韻還休、意猶未盡之感，但多數參賽者準備得不夠充分，或對小品文這個文類不夠了解，話一說得太「清楚」，也就同時失去了美感。

尋找獨特聲嗓

時間：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四日下午二時三十分

地點：《自由時報》一樓會議室

決審委員：吳晟、阿盛、莊裕安、張瑞芬、愛亞（依姓氏筆畫排列）

第六屆林榮三文學獎散文獎決賽會議開始，先由林榮三文化公益基金會執行長蔡素芬報告收件情形，本屆共收到四百五十篇來稿，由鄭栗兒、周昭翥、王盛弘、吳鈞堯、李明璫、鍾文音、孫梓評、劉梓潔等八位初審委員分四組進行初審，選出四十七篇進入複審。再由複審委員唐捐、宇文正、鍾怡雯選出十三篇作品進入決審。

決審委員們公推吳晟為會議主席，五位評審委員針對作品發表整體看法與評審重點。

莊裕安：我會先挑出自己有感覺的篇章，接著逆向思考，思索那些中意的作品是否有結構或主題上的重大缺失，而不那麼喜愛的作品是否有可取之處。因此，在尚未參與決審會議之前，已先和自己討論過至少一遍。最近有散文被拍成電影，像劉梓潔的〈父後七日〉；而房慧貞的《單向街》和謝旺

霖的《轉山》兩本散文集，也都預計展開拍攝，這使我聯想到散文故事化後與小說類型愈加糾結。但我對散文參賽作品裡的「小說跨界」仍有疑慮，即使文采重於文類，我對純散文依然抱有寄望。

阿盛：評閱作品時我一向重視內容與內涵，散文就是作者在對讀者講話，讀者從中獲得何種感受至為重要，若只是一時的類型跟風容易被淘汰。作品的結構可以考驗作者是否具備縝密的思考邏輯，若是結構散漫，就會變成「散」（ムラ）文。當然文字技巧也是一項基本功夫，我不太喜歡過於作怪的散文，每篇決審作品我至少讀了四、五遍，有的讓我一直無法進入它的世界，這是寫作者的問題，寫作者應藉由文字帶領讀者輕鬆進入他所欲展現的情境與意境。

愛亞：無論散文或小說，都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基礎，就是它必須「好看」。有些文章我承認它有道理，但要繼續讀下去，就像在「做功課」。若像我們寫作多年的人，讀一篇文章多次仍覺得太硬、太吃力，一般讀者如何容易愛上？其次，我極重視文采，即使內容再好但文字平順，亦會被我視為一般作品。當作家容易，當好作家卻很難，作家很容易便能寫出東西，但若無法要求自己，所寫的皆是「很平」的作品，也不過是普通作家而已。最後，我希望文章的「格局」能大一點。這十年來，許多人一直低頭在自己的世界裡喃喃咕咕、小題大作，但這毫無意義，僅是賣弄文字。

張瑞芬：這次評審，有一點是我從前未注意到，但現在發現很重要的，那就是散文與小說一樣，應具有「獨特的聲音」（辨識性）。比方當你現在正評審一場歌唱比賽，你矇著眼睛不去管上場者的服裝與妝髮，從最直接的聆聽獲得感動，這就是好聲音的本質。散文本身並非要表現一個完整的故事



事，而是要展現出一種語言文字的質感，這種質感很難形容，但結構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否則無法明確鋪陳出主題，即使文字美也是白費力氣。節奏緊湊、趣味性足、結構完整、主題明確是我個人主要的評選準則，這四點就看作者如何調合。

吳晟：有時候你覺得文學作品似乎很「靜態」，但一經發表，可能會對社會造成連鎖性的影響。我同樣也認同一篇好散文最基本的要素便是「好看」，它要能吸引人，使我們無形中忘記自己是評審，單純變成一名讀者，除了很自然地看完這篇作品，還可能深受感動，甚至是更大的撼動，這就是所謂「文學的共鳴」。再者，我會理性一點，每篇作品都多讀幾遍，以防第一次閱讀時有所遺漏。

經評審協商後，決議首輪圈選五篇，結果為：

四票作品

〈避雨〉（吳晟、阿盛、莊裕安、愛亞）

〈六色的原罪〉（阿盛、莊裕安、張瑞芬、愛亞）

三票作品

〈說話課〉（吳晟、張瑞芬、愛亞）

〈樂園〉（吳晟、阿盛、莊裕安）

〈畫家〉（吳晟、張瑞芬、愛亞）

一票作品

〈夕照樓散筆〉（莊裕安、愛亞）

〈說話的魚〉（吳晟、張瑞芬）

〈擬傷〉（莊裕安、張瑞芬）

一票作品

〈雙途〉（阿盛）

〈沿著邊緣跳舞〉（阿盛）

○票作品

〈加密情書〉、〈在這個靈光歸來的年代〉、〈我的演化史〉

未獲票作品評審不進入評比，接下來評審針對獲得一票以上的作品進行討論。

一票作品

〈雙途〉

阿盛：既然這篇與〈沿著邊緣跳舞〉皆只有我投票，我選擇放棄這篇，推薦〈沿著邊緣跳舞〉進入第二輪投票。

〈沿著邊緣跳舞〉

阿盛：這篇觸及同性戀、社運等議題，內容十分豐富，角色的情感、身分地位都較邊緣，作者藉由圈子內一對情侶的故事，提出一些值得省思的問題。或許問題無解，至少呈現出一種另類浮世繪。

莊裕安：作者以第三者且是男人角度看「拉子」，觀點還算有趣，不像多數同志作品描述出櫃的痛苦與掙扎，可能代表同志文學某種程度的成熟。作者將女同志情侶從過往被枷鎖緊密銑在一起，到相處十多年後分手，寫來就像一般普通婚姻裡的老夫老妻，表現出同志曾經被擠壓式的誤解，已漸漸被接受、平常化，若沒有〈六色的原罪〉，我就會選投這篇。

張瑞芬：它的題材特殊，很有意思。但我很介意文章中後段文句變長，長得不明所以、失去控制。若作者是刻意使用，那他並未表達得很好。

吳晟：我亦同意長句太多的問題，不只後段，通篇有多處皆如此，造成閱讀上的辛苦。作者的論述多而蕪雜，未能連貫性地集中焦點。

一票作品

〈夕照樓散筆〉

莊裕安：這是一篇「典型」散文，我選它，因其文字敘述有散文甚至小品文的趣味，並向傳統

散文取樣。作者行文中有些方巾氣（學究味）與炫學，算不上大缺失，但我不喜歡他「分割式」的做法，把一篇散文處理得像是多篇小品文的集合，或像從一本書節錄幾篇出來。此外，作者做為「我」，也少了一點親切家常來抵抗方巾氣，但這篇算是少數非故事（小說化）的散文類型。（莊裕安後來表示放棄此篇）

愛亞：作者曾提及臨屆「不惑之年」，表示年紀尚輕，但他的寫法卻十分老派。第四段〈蜜蜂垂死的夏日〉若拿來參加小品文應會得獎，但分割式寫法造成文氣無法連貫，亦使讀者閱讀辛苦，是很大的敗筆。難道作者不能將其中一段發揚光大，發揮成三、四千字的散文嗎？

〈說話的魚〉

張瑞芬：散文本身必須是有機體，不能有無其中一段皆可，這篇文章做了很好的示範，我幾乎無法抽去任何一段而文章還能成立，這也是我不選〈夕照樓散筆〉的原因。文章從「聽障」議題延伸，接而提及各樣「聽與說的人」之間的關係，以及語言達意的其他因素。作者的用字相當精確，延展性極佳。題目亦下得好，他將聽障者譬喻為「爬上陸地的魚」，其實魚在水裡嘴巴一張一合，說什麼沒人聽得懂，就像聽障者發出的破碎聲音，也不容易被明白。其厲害之處在於面面俱到，我挑不出瑕疵。

吳晟：坦白說，這是最感動我的一篇作品。整體完成度不在話下，最吸引我的是其「情韻」，結尾一句「我可以要妳的手機號碼嗎？」除顯露傾心程度，似也表示作者與聽障者小韻是「可以溝通

的」。作者由聽障延伸的想像與領獎實況接連交錯，敘述手法不使人感覺沉悶，適度的論述又與主題相關，不顯說教意味，巧妙融合了知性與感性。

莊裕安：「聽障」題材可說在去年掀起一波高潮，尤其《聽說》這部電影引起很大迴響。《說話的魚》可與《說話課》相評比，兩篇都有一點「輕淡」，但《說話課》的人物互動性較高。

愛亞：這兩篇的確題材接近，但《說話課》兩人互動的情感較感動我。《說話課》裡，男方家中開卡拉OK店，當媽媽要求他帶女友回家時，他勢必得掀出女友是聽障者的底牌，讀來寫作力道比較強。

張瑞芬：《說話的魚》與《說話課》真的非常像，但《說話課》的文字運用較為刻意不自然，例如「我的手指上也孕育了一顆繭」、「像是可以吞下一整座海洋的心事」，太過文藝腔和套式，讓我感覺是出身中文系的寫作者的毛病。

阿盛：這兩篇我都沒有選，《說話的魚》的引述與論點太多了一點，其實作者可以直接寫小韻這個人，過多引述會模糊散文的主述者觀點，多少也破壞文氣；《說話課》的缺點除了文藝腔太重之外，內容稍嫌單薄，作者主要表達的不過就是小小的尷尬，這些尷尬說不定根本不存在讀者心裡。

吳晟：雖然兩篇題材相似，但作者都各自表現得很好，若因此要取捨某一篇，也不盡然公平。

〈擬傷〉

莊裕安：這篇屬於不太好讀的散文，不過讀多了就讀出趣味，作者以鳥和蝶比喻一男二女的三角

戀情，以動物的隱喻為一場幽微的愛情做掩飾。但有一處我不太喜歡，文中提到「織田裕二」這個人名，查了以後才知作者應是想借比日劇《東京愛情故事》。不知是否為年輕寫作者常有的習性，把讀者當做對所有故事、戲劇的典故全知，不夠照顧讀者。文章中另一做作之處，是通篇充滿植物與昆蟲的敘述，但作者卻寫「他和我一樣對植物和昆蟲一無所知」，若是小說或可這樣表述，但散文不適合如此運用，不明白作者意欲為何。人的部分寫得太少，主體反倒變成動植物介紹，愛情淪為附和的副體。

愛亞：當我看到作者寫「一無所知」這句，便覺得他很誠懇，我不禁懷疑文中的三角關係是刻意營造的。而且怎會有人在知道愛情出現第三者後，還到情敵家中種花蒔草，太不合情理，過於小說化。

張瑞芬：其實它若發展成小說應該不錯，題目很好，講動物假裝受傷、誘敵到別處，保護自己的習性，但三人的關係未交代清楚是一致命傷。（張瑞芬表示放棄此篇）

阿盛：感覺作者在「為情造景」，動植物的譬喻與人物關係也對不上。

三票作品

〈說話課〉

評審已於講評〈說話的魚〉時一併討論，不另贅述。

〈樂園〉

阿盛：這篇是我的前三名，作者很單純地跟女兒說話，文字不錯，作者也懂得節制自己的情緒，因為類似題材容易寫得太傷感或悲慘，這份節制我是很欣賞的。結尾雖稍嫌光明，但仍認為是作者心裡聲音的反映。

莊裕安：第一次閱讀時就很喜歡，是一封從頭到尾都很誠懇的書信，可說是「為母則強」。再讀時便思考裡頭是否有陷阱，連帶對許多細節產生質疑，例如，作者是否真為躁鬱症患者？為什麼文中看不見男性角色？但我仍認為是真實故事，只是作者似乎有所隱瞞，比如未傾訴自己發病時的痛楚。

阿盛：作者本身是病人，若要把自己赤裸裸攤開也太殘忍，這是我對她的「隱瞞」給出的合理解釋。

吳晟：這篇格局比較大，作者從自身延伸出去關懷世界，繼而與自己的病痛結合在一起。在提及年代時有些錯亂的瑕疵，文詞略顯粗糙，但正因未經修飾也可視為「自然質樸」的優點。

愛亞：它最大的缺點是「太硬」，作者想經營出一個大格局，卻未能成功。很多細節交代得太清楚，像刻意寫給讀者看的，而非一個母親對女兒會有的正常說話語氣，感覺作者不是習慣寫散文的人。此外，若母親對二十歲的女兒仍暱稱為「娃娃」，母女感情應該十分親密，怎會等到無意間掉出一張重大傷病卡，女兒才知道母親生病？

張瑞芬：這篇頗有企圖心，但語氣間無法抓準母女親疏關係，通篇時序亦混亂。祖母、母親、女

兒三代關係毫無線頭，致使情感難以置入，結局亦有點老套，無回味空間。且作者為何丟下稚齡女兒去營救庫德族婦女？此線索並未布置妥當。

〈畫家〉

愛亞：它的題目取得很好，原先以為是要講繪畫題材，但實際上寫的是老家歲月更迭的變化。作者習慣用一個字或短句表達，種種描述鄉下的情景令人倍感親切，不過就字數來說應該可以發揮更多，可惜力道不足。

張瑞芬：這篇算是聊備一格，就題材而言，此次鄉土題材較少，作者寫得很淡，題目意指「畫我的家」，有趣，但很淺層，總覺「欠一味」。

吳晟：這類題材已愈來愈少，因為年輕一輩較欠缺農村經驗，由此作者未觸及關於土地的「沉重」部分，而是如實寫出他眼中的農村，整體敘述並不生硬，尚算有趣。我最中意他寫農村生態變遷，不過錯別字太多，有些敘述也很有問題。例如文中提到「家鄉的土濕黏，春夏僅能種稻，冬天也只出豌豆、甘藷。」彰化縣的土屬泥土非旱土，因是濁水溪灌溉流域，原就比較濕黏，豌豆與甘藷是二期作物收成後的間作，而稻米是農民最重要的作物，且彰化出產的濁水米是國際知名的，用「僅」字非常不妥。此外，土地公通常是祈求平安的，很少聽說如文中所提「掌管村莊大小事情」，不過文章的氛圍與趣味性還是可取的。

四票作品

〈避雨〉

莊裕安：書寫二二八的作品很多，作者含蓄地談二二八，對神祕隱晦的「東西」適切地以「醬缸」喻其氣味，讀來懷舊，寫歷史傷痛有種距離的美感。

阿盛：因新世代並非直接與二二八事件相關，作者不落俗套地寫出周遭父執輩的記憶，沒有悲情與壓迫的重複。不過文章中有些可議之處，比方作者寫到「南門附近有鄭成功軍隊駐守的遺跡，將軍在城門旁磨劍或試騎一匹馬。」就年代而言，此城門在鄭成功時代應是不存在的；另「王妃為遜帝跳井」的典故亦有待商榷。

愛亞：感覺作者故意寫得很淡，但這件事實際上一點也不「輕」，這樣的敘述手法或想表示二二八已離我們很遠，事件會隨著一代代逐漸淡化，但變淡並不等於忘記。新一代創作者站在歷史書前面去看二二八，其淡筆對讀者來說是一種新的樣貌，沒有殺伐氣息，卻更容易教人感動。

吳晟：作者用高中同學的作文和父親朋友的故事，回溯去談對二二八的記憶，兩者交叉出現，使場景多元。雖輕描淡寫，文中仍隱隱透出對歷史的慨歎、悲憫，整體經營得很豐富，有些表面輕淡但涵義無窮的神來之筆，文字魅力很強。不過作者在稱謂上似乎不很準確，「水波伯」是父親朋友的爸爸，應改成「水波叔公」或「伯公」。

張瑞芬：我未選它的原因是文字欠火候，且瑕疵稍多，作者似乎文字不純熟又想要弄一點技巧，

有種不平衡感存在，寧可他直白處理，因為樸實亦有其美感。

〈六色的原罪〉

莊裕安：類似題材的作品很常見，雖然伊底帕斯情結、與父親的對抗，有些老套，但細節誠懇道出孽子出櫃的辛苦，頗為動人。不過文中也有幾處不夠照顧讀者，像題目裡的「六色」原以為是佛家用語，後來才明白所指的是象徵同志的「彩虹旗」；文章提到的「我覺得自己也變成巴比」、「父親與我同像葛奴乙」等，若不清楚原典的人，便不易理解作者寄託這些人物的意涵。這不算缺點，但年輕創作者在寫自己熟悉的東西時，有時也需要給讀者一點暗示。

吳晟：這篇一開始我有選，但我覺得同志題材容易被看見，所以改勾選〈畫家〉。我也稍微為作者說一下話，每個年代的人有自己的知識領域，常有覺得別人自然而然應該知道的事，就像我們以前提到愛因斯坦，也不會特別標明他是個科學家。

阿盛：確實感受到作者的真誠，文字相當不錯，穿插父親角色，也使我們發現作者並不單純要談同志情誼，還包含家人間的「誤解」，手法安排上不會陷入單調。但我也同意文末「葛奴乙」的譬喻不太縝密，讀者較難理解。

愛亞：這是我的第一名。近二十年我讀了不少同志作品，它給我的感動在於同志情誼為輔，主體則談與父親間的疏離和深刻的愛。或許作者是比較柔弱的，一般而言，在因自身的同志傾向與父親落入非常狼狽、糟糕的相處狀況時，寫出來的作品很容易滿懷怨懟或恐懼，但作者隱藏在文字背後的，

卻是自身教父親失望，及對父親病況的無能為力，他完全沒有逃避地寫出自己的「不堅強」。

張瑞芬：這也是我的第一名，這些作品我讀了幾次，很驚訝自己的名次未曾更改。技巧那些都可以學，但好的音質是天生的，這個作者若不成為作家太可惜了。最後一句「原來父親的死不只是他自己一個人解脫而已。」非常漂亮，有種「話到嘴邊留半句」的餘味。作者的文字敏感度很高，不說廢話，文句使用彷彿在詩與散文間自然轉換。

所有獲票作品討論完畢，〈雙途〉、〈擬傷〉、〈夕照樓散筆〉三篇因評審決定放棄，因此，針對其餘七篇獲票作品進行第二輪投票，最高7分，最低1分。計分結果依得分高低排序如下：

〈六色的原罪〉 33分

（吳晟 5分、阿盛 7分、莊裕安 7分、張瑞芬 7分、愛亞 7分）

〈避雨〉 25分

（吳晟 6分、阿盛 6分、莊裕安 5分、張瑞芬 2分、愛亞 6分）

〈說話的魚〉 22分

（吳晟 7分、阿盛 3分、莊裕安 4分、張瑞芬 6分、愛亞 2分）

〈樂園〉 17分

（吳晟 2分、阿盛 5分、莊裕安 6分、張瑞芬 1分、愛亞 3分）

〈畫家〉 16分

（吳晟 3分、阿盛 2分、莊裕安 1分、張瑞芬 5分、愛亞 5分）

〈說話課〉 15分

（吳晟 4分、阿盛 1分、莊裕安 3分、張瑞芬 3分、愛亞 4分）

〈沿著邊緣跳舞〉 12分

（吳晟 1分、阿盛 4分、莊裕安 2分、張瑞芬 4分、愛亞 1分）

評選結果出爐，〈六色的原罪〉獲得首獎，二獎得主〈避雨〉，三獎為〈說話的魚〉，兩名佳作分別是〈樂園〉、〈畫家〉。因評審一致認為此次入圍決審作品表現出色，建議增列〈說話課〉一篇為佳作，會議圓滿結束。



散文獎、小品文獎決審簡介

吳晟



文創作，著有詩集《吾鄉印象》，散文集《農婦》等多部。

一九四四年生。屏東農業專科學校畢業，曾任彰化溪州國中生物科教師。現已退休。曾應邀參加美國愛荷華大學（Iowa）國際作家工作室。目前務農植樹，並從事詩及散文。

愛亞



一九四五年生。本名李丁。台灣藝專廣播電視科畢業，曾任《聯合文學》副總編輯、製作主持廣播電台節目等，現專事寫作，並闢有「愛亞小坊」工作室，帶領讀書會及指導寫作班。著有《是誰在天空飛？》等長篇小說集、《秋涼出走》等散文集、兒童讀物數十種。





張瑞芬

一九六二年生。東吳大學中文博士，現為逢甲大學中文系教授。近年寫作書評，參加台灣文學發展基金會「台灣現當代作家評論資料」整理，為《台灣文學年鑑》撰寫年度散文概況，並致力台灣當代散文整理與名家訪談，目前正在撰寫《台灣男性散文50家評論》。



莊裕安

一九五九年生。中國醫藥學院醫學系畢業。內科開業醫師，兼營音樂文學、散文、新詩創作及文學、音樂評論。著有音樂小品《蜜漬拍子》、散文集《一集叫浮士德的魚》等多部。



阿盛

一九五〇年生。本名楊敏盛。東吳大學中文系畢業，曾任職媒體，現主持「寫作私淑班」。著有散文《夜燕相思燈》等二十冊、長篇小說二冊、歌詩一冊。主編散文選集二十二冊。